

# 国内青年穿孔、纹身现象与痛觉情感体验下的文化本质

樊璟怡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省兰州市 730106

**摘要:** 在现今社会背景下, 纹身与穿孔已经成为年轻人中广泛接受的一种亚文化表现。然而, 如果从自伤行为的角度来观察这一现象, 则会揭示出一个更加复杂且值得探讨的问题: 许多青年选择进行这些身体改造, 并非仅仅出于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 而是为了追求由疼痛所带来的独特快感。进一步分析这种对于痛觉体验的执着背后的原因, 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个人身份认同上的缺失, 使得一些青年通过在肉体上留下永久性标记以寻找自我价值; 二是在面对生活的空虚与不可预测时, 他们倾向于将经历痛苦作为抵御外界压力的一种手段, 以此建立心理防御机制并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关键词:** 纹身; 穿孔; 自我认同; 生命无意义

近年来, 纹身与穿孔在年轻一代中逐渐从边缘文化转变为广受欢迎的现象。这种趋势不仅仅是个人审美偏好的展现, 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当代青年对于自我身份探索的需求以及对意义缺失的焦虑和抵抗。研究表明, 选择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年轻人塑造自我认知的一个关键途径,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 它成为了一种对抗标准化生活方式的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这些身体艺术形式的艺术价值日益凸显, 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本文旨在通过探讨青年人群中的纹身和穿孔行为, 来揭示这类以身体为媒介、带有某种程度自伤性质的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特性。

## 一、穿孔、纹身与痛觉体验

心理学研究揭示, 纹身、穿孔等身体改造行为本质上反映了将攻击本能转向自身的一种表现方式, 正如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超越唯乐原则》中所描述的死亡驱力。当个体追求快乐的需求遭遇压制或面临重大生活挑战及自我价值受到质疑时, 这种内在的破坏性冲动会通过自损行为得以释放, 使人经历短暂但迅速的情绪宣泄过程。<sup>[1]</sup> 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的步伐加快, 现代人承受的生活压力也随之加大。特别是年轻一代, 在教育、职业和个人情感等多个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尤为显著, 导致他们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据《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2)》指出, 在明确表示自己感到焦虑的研究对象里, 因学业或工作原因而产生不安情绪的比例高达 77.1%; 并且女性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更倾向于成为这一现象中的主要群体, 呈现出一种“越优秀,

越容易感到焦虑”的趋势。由此可见, 尽管个人成就有所提升, 但在学习和职业生涯中所面临的持续性压力并未因此减轻, 反而成为了长期困扰的问题之一。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到, “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 是行为的前提。世界是自然的环境, 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sup>[2]</sup> 这表明人类与外界最初的联系是通过感觉经验建立起来的。从这一视角来看, 身体成为了认知过程中的核心角色。身体是个体形成自我认同感的基础, 而纹身及穿孔等身体改造活动因其与个人身份紧密相连而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实践通过物理手段改变了外观, 进而影响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体验。比如, 穿刺带来的痛楚以及纹身过程中产生的触觉反馈, 都是直接作用于个体感官上的刺激; 这些皮肤上的标记成为了日常感知的一部分, 持续提醒着拥有者其身体上发生的转变。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 身体不仅是艺术创作的生命载体, 也是体现存在本质的独特标志。它能够直接意识到自身, 并从中挑选出自己所喜爱的部分及其构造,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美感。许多年轻人选择通过这种形式让自己经历痛苦并留下印记, 以此暂时逃离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摆脱社会规范对他们肉体的束缚, 从而体会到更加深刻的生命意义和个人价值。此外, 身体图式描述了我们对自己肢体间关系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体理解。当引入如穿孔或纹身这样的新特征时, 个体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身体图式以适应这些变化。此过程不仅涉及对外形的新认识, 还包含了对如何与外界互动方式的理解更新。

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来自身体的知觉体验，这种体验构成了知觉主体而将世界、身体和他人联系在一起，身体各部分与世界相连，也与世界对抗。不论是穿孔还是纹身，在针尖刺入皮肤的时刻，我们能深刻地体会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是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综合体验。在进行纹身或穿孔时，冰冷的机器、昏暗的灯光、闷热的气息和黏腻的痛感都使我们融入这个世界本身而非以旁观者的姿态立足于世界之外，这里没有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和被推着不断向前的压力，只有在不断生长着的自我意识。

## 二、穿孔、纹身与自我认同

作为被自我意识控制的客体，身体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个体对自我的理解离不开其生理存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身体体验来建立自我认同感成为了一种重要途径。讨论关于身体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在当今这个多元化且碎片化的社会里，由于‘时空断裂’的现象，个人身份也呈现出分散的趋势，导致了自我认同危机的加剧。随着社会对身体约束的减少，身体反而成为了寻求自我认同的关键所在。

纹身与穿孔使人们用符号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项独特的实践，纹身与穿孔所带来的独特体验，包括其永久性及疼痛感，成为个体通过符号来获取自我认同的重要形式。“人是符号化的动物，人的自我意识自然要用符号形式表达出来。”因此，纹身和穿孔作为一种身体上的历久弥新的符号，个体通过选择特定的纹身图案和穿孔位置，来展示独特性和个性特点，从而进一步表达自我意识，成为获取自我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在传统社会里，个人的经历往往呈现出相对固定且可预测的模式，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有助于人们构建一个连贯而稳定的自我概念。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对于自我认同的需求并不显得尤为迫切。然而，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以及生活环境的快速变迁，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着对未来方向的极大不确定性时，他们对自己身份的理解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纹身和穿孔等身体改造行为通过一种短暂但强烈的物理感受，在皮肤上留下持久性的标记，以此作为个人成长历程中的重要节点。这不仅帮助个体将分散的记忆片段重新连接起来，促进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强化了对自我的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身体感知是形成自我意识的重要基础之一；人们通常会首先

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来了解自己的存在状态。虽然当代年轻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变外观（比如化妆、穿戴特定服饰等），但这些变化往往是暂时性的，并不能深刻地反映或影响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相比之下，纹身和穿孔则提供了一种更加持久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来表达个性特征。吉登斯指出，自我是感受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的起源，因为自我是自我价值的承担者。身体不仅是一种“实体”，而且是一种行动系统，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sup>[3]</sup>正如知乎、豆瓣等平台上很多用户所分享的经验那样，当经历穿刺或纹身过程带来的疼痛时，这种强烈的身体体验让参与者感到自己正经历着某种转变，从而加深了对“我”这个概念的理解。

个体自我认同感的形成，源于内心深处，并最终回归于个人内在的评价体系。当青年群体选择进行穿孔或纹身时，往往是在面对生活与心理上的挑战时对自己的一种审视和评判。这期间，他们探索着是否能够完全信任自己，以及能否感受到对自我的忠诚度，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自我认同感。通过身体上实施的这种行为——如纹身或穿孔，不仅强化了身体作为自我认知基础的作用，而且其带来的疼痛及持久性特征，让年轻人更深刻地体会到对自己身体控制力的认知，并将这一过程视作自我反思的结果而融入自身生命体验之中。在当今这个充满碎片化信息、断裂感强烈且不确定性极高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这种方式来取悦自己，成为青年人建立并加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sup>[4]</sup>

## 三、穿孔、纹身与反抗虚无

穿孔和纹身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群体在面对虚无、空虚感时采取的反抗与自救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生命意义的找寻和假装犬儒主义的自我保护。

生命意义被视为个体行动的核心驱动力，当个人确定了发展目标后，他们为达成这些目标所采取的各种努力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追求。<sup>[5]</sup>当前，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普遍面临难以找到生命深层含义的问题，这种无意义感在青年群体中尤为突出，有学者因此指出，现代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明显的“空心病”现象。国内研究者何仁富观察到，很多当代青少年倾向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层面的成长，这导致了他们在寻找生命意义和实现自我价值方面遇到了挑战。<sup>[6]</sup>纹身与穿孔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让年轻人

经历身体上的痛楚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进而帮助他们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和个人的价值所在。相关研究表明，纹身图案可以被分类为多种类型：自我保护、招财避邪、好奇装饰、个性表达、负面情绪释放以及追求时尚性感等<sup>[7]</sup>；也有学者指出穿孔时一种可视的身体解放的语言，它来源于精神世界的痛苦和折磨。<sup>[8]</sup>事实上，大多数选择进行这类身体改造的人士，都是出于内在心理需求的驱动，并且通过体验过程中伴随的身体疼痛加深了对自己及周围世界的认知。

另一方面，纹身与穿孔亦可视为个体通过犬儒主义的面具进行的一种无声反抗、自我保护乃至救赎的行为。现代犬儒主义是对古典犬儒主义的一种转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和消极颓废的情绪，这些人自认为洞察了一切，从安全的角度去嘲讽世界，认为外界根本不值得尊敬。<sup>[9]</sup>一些热衷于纹身和穿孔的年轻人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借助这些曾经不被广泛理解和接纳的独特行为来对抗外部世界，并戴上“犬儒主义”的面具来掩藏内心的脆弱。通过在身体上制造明确的痛觉体验，他们试图逃避崇高理想，挑战外界灌输的各种观念。同时，当年轻人选择进行这种带有自我伤害性质的行为时，实际上是在犬儒主义的影响下对自己实施审判——既是裁判者也是受审者。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测试自己对疼痛忍耐度的同时也经历了一种形式上的自我救赎。

### 结语

作为对身体进行有意识改变的行为，穿孔与纹身的意义远超出了一般亚文化符号的范畴。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倾向于通过纹身和穿孔来重塑自我形象，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机制。随着社会结构经历重大变化，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年轻人在其

个人社会化过程中面临自我价值确认的挑战，难以在现有社会框架下成功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因此转而寻求通过对身体的改造来填补这种内在需求。此外，在现代性条件下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倾向使得日常生活充满了空虚感，年轻人选择体验纹身或穿孔带来的肉体痛苦，以此作为一种对抗生活无意义的方式，并试图借此重新定义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不论是出于弥补自我认同缺失的目的，还是为了反抗生命中的无意义感，这些行为都反映了当代青年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更深层次意义追求的真实写照。

### 参考文献：

- [1] 胡平平. “疼痛的美丽” [D]. 首都师范大学, 2013.
- [2]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5
- [3] 贾国华. 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评述 [J]. 江汉论坛, 2003, (05): 56-58.
- [4] 金晓魁. 大学生群体的纹身与自我认同研究 [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9, 38 (05): 162-166.
- [5] 朱晓玉. 青少年抑郁症非自杀性自伤患者生命意义体验的质性研究 [D].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22.
- [6] 何仁富, 汪丽华. 生命教育与意义建构——试论生命教育的现实依据和价值取向及其落实 [J]. 昆明学院学报, 2009, 31 (02): 9-13.
- [7] 沈一兵. 纹身与符号——都市青年纹身现象透视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6, (06): 69-73.
- [8] 朱媛媛. 穿孔文化的社会学探究 [J]. 社会工作半月 (理论), 2008, (07): 38-40.
- [9] 杨雷. 马克思视域中的现代犬儒主义问题及其批判 [J]. 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 2022, 7 (04): 107-115.